

学前教育理论

幼儿家庭学习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基于德尔菲法的调查研究

乔慧^{1,3}, 田方²

(1.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上海 200062; 2.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陕西西安 710062;
3. 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分中心, 上海 200062)

摘要:作为影响幼儿早期发展的重要外部环境,家庭学习环境一直是研究关注点。为充分发挥家庭学习环境对幼儿发展的支持作用,需构建系统科学的指标体系,以明确幼儿家庭学习环境评价的内容与方向。基于国内外已有研究结果,初步构建幼儿家庭学习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德尔菲法对各项指标进行修订,形成包含4个一级指标、9个二级指标、35个评判标准的幼儿家庭学习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关注软性指标作为家庭学习环境评价的内部要素,重视硬性指标作为家庭学习环境评价的外部要素以及强调家庭学习环境作为近端特征对儿童发展影响。

关键词:幼儿;家庭学习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德尔菲法

中图分类号: G6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770X(2023)05-0051-09

PDF 获取: <http://sxxqsfxy.ijournal.cn/ch/index.aspx>

doi: 10.11995/j.issn.2095-770X.2023.05.007

Construction of the Evaluation Indicator System of Children's Home Learning Environment

—An Investigation Based on Delphi Method

QIAO Hui^{1,3}, TIAN Fang²

(1. Faculty of Educatio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2. Faculty of Education,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China;

3.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f Assessment towards Basic Education Qual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external environment affecting 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 home learning environment has always been the focus of research. In order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supporting role of home learning environment for children's development, it is necessary to build a systematic and scientific indicator system to clarify the content and direction of children's home learning environment evaluation. Based on the existing research results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study preliminarily constructs the evaluation indicator system of children's home learning environment, and uses the Delphi method to revise various indicators to form an evaluation indicator system of children's home learning environment including 4 first-level indicators, 9 second-level indicators and 35 evaluation criteria. It focuses on soft indicators as the internal elements of home learning environment evaluation and rigid indicators as the external elements of home learning environment evaluation, and at the same time, emphasizes the impact of home learning environment as the proximal feature on children's development.

Key words: young children; home learning environment; evaluation indicator system; Delphi method

收稿日期: 2023-03-17; **修回日期:** 2023-03-28

基金项目: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研究生自主课题(BJZK-2019A3-19013); 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专项(2023QN0055)

作者简介: 乔慧,女,江苏高邮人,华东师范大学学前教育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早期儿童数认知发展与教育;
田方,女,陕西西安人,陕西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系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学前教育课程与教师发展,早期儿童数认知发展与教育。

一、问题提出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的正式颁布,标志着我国家庭教育开始有法可依,这对提升父母家庭教育能力具有重要意义^[1]。家庭作为与幼儿接触最为密切的环境,不仅影响着幼儿的发展,也会对整体教育质量产生影响。大量证据表明高质量的家庭学习环境对幼儿发展的积极作用,例如智力、社会交往能力、早期识字与算术等^[2-4],家庭学习环境的质量对认知和社会性发展的净影响比其他重要因素的净影响更大,这些因素包括(特别是)父母的职业、教育或收入,也就是说,父母如何支持孩子的学习比谁是父母更重要^[5]。过去三十年越来越多的研究提供证据表明,家庭学习环境是幼儿学业成就和社会发展等方面差异的重要预测指标,但是已有研究之间对该概念的定义以及衡量维度上存在不同见解。因此,厘清家庭学习环境的内涵,构建适合评价我国幼儿家庭学习环境的指标体系以及工具研制是我们需要思考与研究的问题。

自 Bradley & Caldwell 首次提出家庭学习环境(Home Learning Environment, HLE)概念以来,其概念已经以各种方式和复杂程度进行了操作。最初 Bradley & Caldwell 认为,家庭学习环境既包括父母提供的一系列近端养育行为,比如提供教育交流和活动,也涵盖一些远端的实践活动,比如给孩子提供家庭学习资料;Foster 指出,家庭学习环境是父母在家庭中为支持和促进儿童学习所创设的环境^[6];也有学者提出,家庭学习环境包括参与常规扫盲活动以及提供适龄学习材料^[7]。较早前多数研究关于家庭学习环境概念的界定主要聚焦在儿童学习物质材料以及活动的提供情况上,普遍包含三方面内容:一是家庭学习活动,主要是指父母在家里为孩子提供明显学习机会的活动,比如教孩子识字、跟孩子一起读书等;二是丰富生活经验,指父母在户外与孩子进行的日常生活活动,比如带孩子外出旅游、参加社团组织的活动等;三是家庭文化资源,比如学习材料的种类与数量。Kluczniok, Lehl, Kuger & Rossbach 构建了家庭学习环境框架模型,该框架模型突出特点在于:一是家庭学习环境的组成内容,包含家庭结构特征、家庭教育过程以及父母教育信念^[8]。相比

以往只关注家庭教育过程中的活动事件等,考虑家庭结构与父母教育信念也是家庭学习环境的一部分。二是强调家庭教育过程的一般领域和特殊领域。前者指向更广泛的环境因素(日常活动、家庭氛围、家庭支持等),后者指向特定的与儿童发展领域相关的环境(阅读或计数活动等)。该框架在实际运用中家庭教育过程被认为在家庭学习环境的概念中占据中心位置。目前家庭学习环境概念的定义以及衡量标准越来越详细具体,研究特定家庭识字环境、家庭计算环境对儿童发展的影响^[9-10],同时也开始考虑到家庭氛围、人际关系以及家庭支持等一般领域环境。我国学者界定或测查家庭学习环境时主要分为以下几类:一是参考 Bradley & Caldwell 关于家庭学习环境的概念,将其定义成父母为幼儿提供的一系列教育活动和资源,包括家庭学习活动、丰富生活经验和学习材料三个维度^[11-12];二是不再局限于家庭的学习活动,呈现多层面、多角度的发展趋势,例如关注物理环境(生活场所、物质支持)的支持,学习资料的提供和获得,家庭成员间的互动、合作与交流等各方面的支持和指导。

此外,有关家庭学习环境的评定通常采用观察、问卷、访谈等方法,常见的测评工具有评定量表、调查问卷以及访谈文本材料等。通过对国内外文献的检索与梳理发现,家庭学习环境的评价内容多样且丰富,测评维度也各有不同,例如考德威尔家庭环境观察评定量表(The Home Observation of the Measurement of the Environment, HOME)、美国“开端计划(Head Start)”家庭学习环境测查、英国“有效的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项目(EPPE)”家庭学习环境测查、儿童家庭学习环境问卷等。考德威尔家庭环境观察评定量表是考德威尔和布拉德利设计的量表,用于评估儿童通过家庭环境、计划事件获得的情绪支持和认知刺激,四个年龄组开发了不同的版本,分别是婴儿期(0-3岁)、幼儿期(3-6岁)、儿童期(6-9岁)、青少年早期(9-14岁)^[13]。其中对3-6岁幼儿家庭学习环境的测查内容包括学习刺激、语言刺激、物理环境、学术激励、丰富经验五个维度,每个维度下又进行了细分;Foster 在“开端计划”项目中将家庭学习环境潜在结构归纳为四个观察变量,即儿童阅读、丰富经验、家庭学习活动、书籍和阅读材料^[6];在英国

“有效的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项目”通过 14 项家庭活动项目进行调查,包括 7 项社交 / 日常活动(在家里和朋友一起玩、在其他地方和朋友一起玩、探亲访友、和父母一起购物、看电视、与家人一起吃饭、规律的就寝时间)和 7 项提供明确学习机会活动(阅读活动、去图书馆、玩数字 / 字母、绘画、教字母、教数字、歌曲 / 诗歌 / 押韵)^[5];国内学者李艳玮等人编制的《儿童家庭学习环境问卷》包括家庭学习活动、丰富生活经验和文化资料三个方面,由母亲报告,经过预试和修订确定最终的测查内容^[11]。有关家庭学习环境的实证研究在国内还不是很多,家庭学习环境的评估工具研究少之又少,目前最常用的是 HOME 量表,或者在此基础上改编的。

基于上述相关文献的整理与分析,本研究中家庭学习环境的理论结构更具体地指向“在家庭环境中发生的以教育为导向的活动,并聚焦一般领域教育过程,强调人际关系、家庭氛围等”。此外,Bradley & Caldwell 提出的幼儿养育环境结构模型指出,幼儿养育环境影响因素来源于人、物体、环境、事件。因此,笔者以幼儿养育环境结构模型为指标体系构建框架,参考借鉴美国“开端计划”、英国“有效的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项目”以及 OECD 国家家庭学习环境监测等项目初步构建幼儿家庭学习环境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德尔菲法对各项指标进行修订与完善,最终形成幼儿家庭学

习环境评价指标体系,为进一步的实证研究奠定基础。

二、指标体系的初步构建

(一) 研究方法

1. 指标体系构建步骤

指标体系的构建共包括四个步骤:1) 通过梳理已有评价工具、研究项目以及相关幼儿家庭学习环境文献资料等,确定评价指标体系的理论框架;2) 初步确定各级指标及具体内容;3) 运用德尔菲法,将步骤 2 初步形成的指标及具体内容通过问卷方式发送给专家咨询小组,进行指标体系修订;4) 对各项指标按照重要性进行评分,根据专家评分结果计算各指标权重,形成指标体系。

2. 指标选取主要来源

指标选取主要包含两大来源,一是参考借鉴国内外已有研究工具和一些大型研究项目中幼儿家庭学习环境评价的测量指标,根据如下标准进行筛选:1) 研究内容为探讨幼儿家庭学习环境的结构、评价工具等;2) 研究对象主要是 3-6 岁学前儿童。综上,共选取 10 项研究项目作为指标选取的主要来源,具体见表 1。二是检索与删减和幼儿家庭学习环境有关的文献,借助 Nvivo 软件的词频统计功能,计算文献中出现较高的维度,发现出现频数较高的词汇有“学习活动”“语言刺激”“物理环境”“学术激励”“丰富经验”“阅读材料”等。

表 1 国内外幼儿家庭学习环境评价项目

项目编号	名称	指标维度
1	幼儿养育环境结构模型 (Bradley & Caldwell)	人、物体、环境、事件
2	学龄前家庭学习环境质量 (Katharina Kluczniok, et al)	家庭结构、教育过程 (一般领域和特殊领域)、父母教育信念
3	考德威尔家庭环境观察评定量表	学习刺激、语言刺激、物理环境、学术激励、丰富经验
4	美国“开端计划”家庭学习环境调查	儿童阅读、丰富经验、家庭学习活动、书籍阅读材料
5	英国“有效的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项目”家庭学习环境调查	日常社交活动、学习机会活动
6	幼儿学习环境评量表 (Early Children Environment Rating Scale, ECERS-R)	空间与设施、个人日常照料、语言 - 推理、活动、互动、课程结构、家长与教师
7	儿童家庭学习环境问卷 (李艳玮,等)	家庭学习活动、丰富生活经验、文化资料
8	3-6 岁儿童家庭养育环境量表 (何守森)	语言认知、活动多样性、游戏参与、环境氛围
9	幼儿家庭教育的社区支持指标体系 (李晓巍,等)	安全保护、身体健康、人际关系、文化娱乐、物质环境、教育学习
10	OECD 国家幼儿家庭学习环境监测	学习资源、父母能力、家庭学习活动、户外活动

(二) 结果分析

1. 明确指标体系的理论框架——“四要素来源说”

Bradley & Caldwell 关于幼儿养育环境结构模型指出,幼儿养育行为和条件可以分为四种主要来源:人、物体、环境和事件^[14]。人涵盖了幼儿从他人那里接收到的所有信息,包括父母、兄弟姐妹、同伴等。物体包括儿童环境中的所有实物——玩具、衣服、家具、电器、食品等。环境指特定地点的环境——房子或公寓、操场等。Whiting 认为,文化影响发展最有力的方式之一是通过提供日常生活的环境^[15]。事件是指把人和物结合成一个强有力的刺激,事件的输入对儿童来说常常具有重要意义。四要素共同支持着幼儿的学习与发展。幼儿作为一种普通但又特殊的群体,其学习环境具有多样化、情境化等特点,从认识发生论角度来看,关于儿童的学习与发展主要表现为三种取向:一是理性主义,即强调人先天存在的生理机制为儿童的学习与发展提供了基础;二是经验主义,强调儿童通过观察、参与外部世界的各种活动,以获得的经验来学习;三是社会历史性观点,强调儿童的学习与发展是一种社会文化传递的结果。综合上述三种取向,儿童的学习与发展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通过与人、物、环境、事件等要素的相互作用而发展的结果,对幼儿家庭学习环境评价一定离不开这四大要素。

2. 初步构建的指标体系

基于幼儿家庭学习环境评价的“四要素来源说”理论框架,将物理环境、人际关系、活动事件和物品材料作为一级指标,参考国内外幼儿家庭学习环境评价研究确定二级指标,如物理环境领域考虑室内居住环境和户外周围环境,依次考虑基本生活所需物质、室内空间区域划分、室内卫生条件、户外安全管理、活动设备设施以及周边生活设施评判标准。基本生活所需物质是幼儿进行学习活动的物质环境前提;室内空间划分以及卫生条件是幼儿开展学习活动的基本保障;户外活动安全管理以及设备设施情况是幼儿获得学习机会、教育机会以及教育服务的重要物质环境基础。另外三个一级指标下的二级指标考虑如下:人际关系领域分为亲子关系和同伴关系两个维度;活动事件领域分为家庭学习活动和户外活动经验两个

维度;物品材料领域分为游戏玩具和文化资料两个维度。评判标准的具体内容和表述设置主要结合国内外已有研究和我国家庭学习环境的实际情况,初步确定 40 个评判标准。综上,初步形成包含 4 个一级指标、8 个二级指标、40 个评判标准的幼儿家庭学习环境评价指标体系。

三、指标体系的修订

(一) 研究方法

1. 德尔菲法

采用德尔菲法,也称专家调查法(Delphi Method),检验指标体系的合理性、适切性和科学性。德尔菲法本质上是一种匿名反馈函询法。其大致流程是:在对所要预测的问题征得专家的意见之后,进行整理、归纳和统计,再匿名反馈给各专家,鼓励专家在参考其他成员的答复修改他们先前的答案,直至得到较为一致的意见^[16]。

2. 专家选择

采取“方便抽样”的方法共邀请了 8 位专家参与咨询,包括 4 名高校教师、1 名教研员、2 名幼儿园园长和 1 名幼儿园一线教师,专家构成及基本信息见表 2。

通过专家自评的方式调查参与咨询专家的权威程度系数(Cr)。由专家对指标作出判断的依据(Ca)和专家对指标的熟悉程度(Cs)两指标要素构成,计算公式: $Cr = (Ca + Cs) / 2$ 。Ca 和 Cs 的量化表分别见表 3 和表 4。统计结果显示, $Cr \geq 0.9$ 有 3 位, Cr 值在 0.8~0.9 之间也是 3 位, Cr 值在 0.7~0.8 之间有 2 位, 8 位专家权威程度均值为 0.84,具体信息见表 5。一般认为,专家权威程度系数 $Cr \geq 0.7$ 即可接受,本研究的专家团队符合德尔菲法的研究要求。

表 2 专家组成员构成基本信息

工作性质 / 人数	职称 / 人数	学历 / 人数	工作年限 / 人数
高校教师 4 人	正高 2 人	本科 2 人	<10 年 1 人
教研员 1 人	副高 3 人	硕士 3 人	10~20 年 2 人
园长 2 人	中级 3 人	博士 3 人	20~30 年 5 人
一线教师 1 人			
总计 8 人			

表 3 专家判断依据量化

判断依据	对专家判断的影响程度 Ca		
	大	中	小
实践经验	0.5	0.4	0.3
理论分析	0.3	0.2	0.1
国内外同行了解	0.1	0.1	0.1
直觉	0.1	0.1	0.1

表 4 专家熟悉程度量化

熟悉程度	Cs
很熟悉	1
熟悉	0.8
一般熟悉	0.5
不熟悉	0.2
很不熟悉	0

表 5 专家的权威程度

专家	熟悉程度 (Cs)	判断依据					权威系数 (Cr)
		理论分析	实践经验	国内外同行了解	直觉判断	Ca	
1	0.8	0.3	0.4	0.1	0.1	0.9	0.85
2	0.8	0.3	0.5	0.1	0.1	1.0	0.90
3	0.8	0.3	0.4	0.1	0.1	0.9	0.85
4	1.0	0.2	0.5	0.1	0.1	0.9	0.95
5	0.8	0.3	0.5	0.1	0.1	1.0	0.90
6	0.5	0.2	0.5	0.1	0.1	0.9	0.70
7	0.8	0.2	0.4	0.1	0.1	0.8	0.80
8	0.5	0.3	0.5	0.1	0.1	1.0	0.75

(二) 研究工具及过程

采用自编的《幼儿家庭学习环境评价指标体系专家咨询问卷》(以下简称《问卷》)作为该阶段的研究工具。《问卷》第一部分是专家基本信息,第二部分是对各级指标和评判标准的合适程度进行判断并对应提出修改意见,采用五级量表,从“不重要”到“非常重要”依次记为 1-5 分,第三部分是开放性问题。

本阶段共发放两轮问卷,以咨询专家修改意见。第一轮咨询通过发放《幼儿家庭学习环境评价指标体系专家咨询问卷(一)》(以下简称《问卷(一)》),获得专家对评价体系的初步意见,整理专家反馈意见,得到评价指标的相关统计量,在此基础上对指标体系进行修订。第二轮咨询是发放修订后的指标及标准问卷,即《幼儿家庭学习环境评价指标体系专家咨询问卷(二)》(以下简称《问卷(二)》),获得第二轮反馈意见,并进行统计和整理,形成优化后的评价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根据 8 位专家咨询小组成员对指标重要程度的评分,运用公式计算各指标权重^{[17] 88-89}。

(三) 数据统计

使用 SPSS 软件统计分析问卷回收的数据,计算均值、满分率以及差异系数等统计量数值来确定各指标的质量,并以此为依据进行指标的筛选。均值表示专家对该指标的认可程度,值越大,认可程度越高;差异系数说明专家对该指标相对重要性的波动程度,或者说是协调程度,值越小,表明专家的协调程度越高^[18];满分率是对该指标完全认可的专家比例。

(四) 研究结果

1. 第一轮专家问卷咨询

第一轮发放《问卷(一)》8 份,收回 8 份,有效问卷 8 份。计算相关统计量显示,均值 $M=4.43 < 4.50$ (5 级量表的第 90 百分位数),满分率 $K=62.3\%$,差异系数 $CV=0.169$,并有多位专家提出修改意见。说明初拟评价指标整体结构和构成要素大体合适,但仍需要进行一定的修改和优化。根据对各专家修改意见的归纳与整理,主要有以下问题:1) 部分二级指标的划分和设置还需斟酌;2) 三级指标也就是评判标准某些题项尚需斟酌,有些表述应该注意简明、单一、排他性原则;3) “人际关系”的二级指标中的两个指标呈现了三个负向表述,根据整个体系的建构,建议调整为正向表述;4) “活动事件”二级指标中“家庭学习活动”和“户外活动经验”这两个表述不太清楚等。

基于专家意见,进行如下修订:1) 依照“专家认同度不低于 90%”“满分率不低于 50%”“变异系数小于 0.25”,保留原有的 4 个一级指标,增加了 1 个二级指标,删除了 7 个评判标准,增加了 5 个评判标准,修订了 7 个评判标准。最终有 4 个一级指标,9 个二级指标,38 个评判标准,以期能更为精确地涵盖评价的核心指标。2) 对具体指标表述或增加内容进行修改,例如一级指标“活动事件”增加二级指标“家庭生活活动”;二级指标“户外周围环境”的评判标准“户外环境优美良好,适合居住”改为“户外环境优美良好,无噪声污染,适合居住”等。

2. 第二轮专家问卷咨询

第二轮发放《问卷(二)》8 份,收回 8 份,有效问卷 8 份。计算相关统计量显示,均值 $M=4.77 > 4.50$,满分率 $K=77.7\%$,差异系数 $CV=0.071$,总体上来看,本轮评价指标的合适程度有所提高,专

家提出的修改意见也明显减少,主要有以下两点:
1) 二级指标“家庭学习活动”实际指向的是在家里由家庭成员共同参与的教育活动,而“户外活动经验”指向的是在家里以外的场所参与的活动,但是户外活动会给人产生歧义,可以将“户外活动经验”改成“家庭外活动”;2) 部分评判标准重复,例如“家长能够鼓励幼儿体验做家务”“孩子有进行家务劳动的活动”。

基于专家意见,笔者主要对二级指标“户外活

动经验”表述、相关评判标准重复等问题进行了修订,形成了4个一级指标、9个二级指标和35个评判标准。鉴于专家修改意见的减少、指标相关统计量数值的提高以及德尔菲法也并不要求所有专家意见完全一致,本阶段专家咨询到此终止。

3. 确定指标权重,形成指标体系

根据8位专家咨询小组成员对指标重要程度的评分,参考李晓巍等人计算各指标权重的公式^[19],分别计算一级、二级、三级各指标权重,结果见表6。

表6 幼儿家庭学习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及其权重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判标准
物理环境 (0.247)	室内居住环境 (0.506)	家庭包含维持基本生活所需的物质(0.340)
		室内空间宽敞,有合理明确的区域划分(0.340)
	户外周围环境 (0.494)	室内环境卫生相当干净,很少凌乱(0.321)
		孩子在户外活动的安全监管充足(0.345)
人际关系 (0.260)	亲子关系 (0.506)	户外活动设备设施定期检查,器材的尺寸和难度适合孩子,且数量种类充足(0.345)
		社区管理良好,居住周边生活设施便利,如交通、娱乐、餐饮等(0.310)
	同伴关系 (0.494)	家长回应或参加孩子的活动,且以一种温和、鼓励的方式回应孩子(0.336)
		家长对孩子生活和学习给予精神和物质上的支持与激励(0.336)
活动事件 (0.247)	家庭学习活动 (0.348)	家长会抚摸、亲吻或拥抱孩子(0.328)
		家长帮助孩子发展适当的社交行为,例如帮助孩子通过沟通而不是打架来解决冲突,鼓励孩子去找朋友(0.494)
	家庭外活动 (0.318)	孩子和兄弟姐妹、玩伴之间互相合作一起完成游戏、学习等任务(0.506)
		孩子有阅读活动,例如为孩子朗读图书、讲故事(0.128)
物品材料 (0.246)	游戏玩具 (0.494)	家长鼓励孩子说话交流,花时间倾听,愿意和孩子进行对话,丰富孩子的词汇量(0.128)
		孩子有提供从事艺术活动的学习机会,例如家长和孩子一起画画、做手工等(0.115)
	文化资料 (0.506)	孩子有以日常事件作为学习自然科学的基础,例如和家长谈论天气,观察昆虫,讨论季节的变化等(0.125)
		孩子有数学活动,例如数字认读、学习形状、数数等(0.121)
		孩子有进行适当时间的体育锻炼活动,例如跑步、踢球等(0.128)
		孩子有进行自由游戏的机会,例如角色游戏、建构游戏等(0.128)
		家庭学习氛围良好,家长能够在学习方面起到榜样示范作用(0.128)
		孩子有和家庭成员去郊游(0.255)
		孩子有和家庭成员进行旅行活动(0.255)
		孩子有去博物馆、艺术馆、图书馆、动物园等参观学习(0.261)
		孩子有去参加一些社区或其他团体组织的活动,例如夏令营等(0.229)
		孩子有进行家务劳动的活动(0.494)
		孩子有培养生活自理能力的活动(0.506)
		孩子有学习颜色、大小、形状的玩具或游戏(0.200)
		孩子有允许自由表达的玩具或游戏(0.205)
		孩子有需要操作精细动作的玩具或游戏(0.200)
		孩子有可以教数字的玩具或游戏(0.195)
		孩子有音乐类玩具或真正的乐器或游戏(0.200)
		孩子至少有10本儿童读物(0.215)
		孩子有学习语言的汉字卡片、字母表或者数学的数字卡片(0.194)
		家长会经常更换学习资料以保持孩子的学习兴趣(0.199)
		家庭里至少有20本书(0.199)
		家庭会订阅报纸杂志(0.194)

四、讨论

(一) 关注软性指标作为家庭学习环境评价的内部要素

在幼儿家庭学习环境评价一级指标中,物理环境、人际关系、活动事件和物品材料各指标权重分别占比 24.7%, 26.0%, 24.7%, 24.6%, 这 4 个指标在权重上占比差别不大,尤其是物理环境、活动事件以及物品材料的权重占比趋于一致,而人际关系的权重占比稍微高于其他三个方面。通过分析可知,人际关系中的亲子关系、同伴关系以及评判标准等内容实际上反映着儿童与父母、儿童与其他儿童之间互动交往的性质、家庭氛围的特点(包括家庭内部温暖、支持气氛、家庭成员之间的尊重以及解决冲突等),在评价家庭学习环境时笔者更倾向于关注外部的、显性的以及可见的要素,而内部要素由于不可控、难以观察分析等多种原因关注度不够。

根据 Kluczniok 等人家庭学习环境框架模型,家庭教育过程的一般领域反映着上述内容,即相对于物质环境、活动事件与物品材料层面中可视的、可量化的评判标准而言,目前对家庭学习环境评价中的软性指标开始重视,更加关注与个体生存、学习与发展息息相关的基础性内容。Snow 等人提出,除了在家中提供的有形资源与活动外,围绕这些活动下父母与幼儿的互动也是家庭学习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20]。但是最初对家庭学习环境的研究中,将儿童家庭学习环境的内容主要界定为给受教育者所提供的学习与条件,并未涉及家庭精神层面的内容^[21],例如家庭人际关系、家庭情感氛围等。对家庭学习环境的衡量与评价不应该仅仅指向客观的、物质层面的环境,作为精神层面的人际关系环境应该予以考虑,作为偏重于物质层面的家庭学习环境的补充。因此,笔者在本研究中将此指标作为一部分提出,在专家咨询中得到了重视,并提出了一系列修改意见,权重分析也证明了其重要性,尤其是对现研究家庭学习环境评价忽视此方面的质疑。研究和实践也都表明,学习硬件对学习环境的固然重要,但是学习软件更是创造高质量家庭学习环境的重要推动因素^[22]。

(二) 重视硬性指标作为家庭学习环境评价的外部要素

物理环境、活动事件和物品材料 3 个一级指标仍然是家庭学习环境评价的重点和必不可少的部分。将“物理环境”维度划分为“室内居住环境”和“户外周围环境”2 个二级指标,“活动事件”维度划分为“家庭学习活动”“家庭外活动”“家庭生活活动”3 个二级指标,“物品材料”维度划分为“游戏玩具”“文化资料”2 个二级指标,经过专家咨询发现,这些指标的权重较为接近,且各指标下的评判标准之间的权重也较为接近,并不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

高质量的家庭学习环境除了要确保软性指标外,更需要硬性指标的支持,离不开丰富多样的学习资料支持,离不开学习活动的支持,也离不开其他实践活动的支持。具体表现在评价家庭学习环境,包括传统的书刊杂志资料、现代数字化学习资源,也涵盖家庭内的学习活动、儿童的户外活动以及丰富的活动经历。对儿童而言,有机会参与的家庭提供的活动都有可能发生学习行为,无论是家庭内还是家庭外,无论是专门的学习活动还是非正式的学习活动,都是为幼儿创设的一种学习环境,应该予以考虑。目前的相关研究也开始从两种不同的途径将儿童的早期家庭学习经历与他们知识技能的获得联系起来,其中一种途径就是儿童参与的间接或非正式学习活动,即非正式学习体验;另一种途径就是直接的或正式的学习活动,即正式学习体验。

(三) 强调家庭学习环境作为近端特征对儿童发展影响

共同解决问题是社会化过程的核心,这种性质的共同互动从出生开始就很明显,有时由婴儿发起,有时由照顾者发起。随着孩子的理解力和各项技能的发展,与他人的互动也在发展,通常情况下成年人会为孩子的学习和能力发展搭建脚手架。因此,认知发展既是个人过程,也是社会过程。在家庭环境中通过与知识渊博的其他人共同处理和解决问题,儿童发展理解力,这种社会过程的一个背景就是家庭学习环境。

根据布朗芬布伦纳生态系统理论,将个体所处的社会环境归纳为家庭、学校、社区和社会四个不同的系统,其中社会制度等远端因素对儿童学习与产生发展的影响远不如近端因素(如家庭、学校等)。同样地,这种区别也可以应用于儿童家

庭环境,远端因素(如社会经济地位、移民背景等)对儿童学习与发展产生的影响小于家庭学习环境近端因素(如亲子互动、家庭文化资源等)。Sylva 等人评估了诸多因素,家庭学习环境也是其中之一,研究结果也确定它是决定儿童教育成就的最大贡献者(与社会经济地位、父母收入以及父母教育程度等因素相比)^[23]。此外,Molfese 等人提出,与其他已知影响儿童发展的远端因素相比,家庭学习环境更容易操纵,它不是预先确定的,是可以培养的^[24]。来自实证研究结论也证实了这一说法,对0-3岁处境不利儿童以教育和家庭学习环境为重点的中心儿童保育和教育相结合的实施方案,提高了儿童和父母之间互动的数量与质量^[25]。为儿童在生命早期提供了一个有教育意义的环境,这些儿童反过来又积极参与他们自己的具有教育意义的活动。当父母对孩子抱有很高的期望,并且孩子得到父母的定期支持和鼓励时,他们更有可能在学业上取得成功。

五、研究结论与不足

幼儿家庭学习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包含“物理环境”“活动事件”“人际关系”“物品材料”4个一级指标,“室内居住环境”“户外周围环境”“亲子关系”“同伴关系”等9个二级指标,以及相应的“家庭包含维持基本生活所需的物质”“室内空间宽敞,有合理明确的区域划分”等35个评判标准。一级指标“物理环境”“人际关系”“活动事件”“物品材料”指标权重分别占比24.7%,26.0%,24.7%,24.6%;二级指标以及相对应的评判标准权重也进行了相应的分析。

笔者在第一轮调查就给出了初拟指标的框架结构以及具体内容,一定程度上会限制专家的判断与思考,同时德尔菲法本身也存在局限,包括缺少专家之间的相互联系与交流,可能会有参杂个人主观判断;也会受到研究者的主观影响,可能会有选择性地采纳意见,易忽视个别意见,导致预测的结果偏离实际。另外,采用“方便抽样”方法邀请了8位专家参与问卷咨询,理论上专家数量应该是8-20人较为适宜,可能本研究的专家数量偏少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专家的非随机抽样也会带来不可推广性。

【参考文献】

- [1] 李少梅,田维维.政策工具视角下我国家庭教育立法特征与未来趋向[J].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2022,38(9):25-32.
- [2] Bradley R H & Caldwell B M. The consistency of the home environment and its relation to child development[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velopment, 1982, 5(4): 445-465.
- [3] Melhuish E C, Phan M B, Sylva K, et al. Effects of the home learning environment and preschool center experience upon literacy and numeracy development in early primary school[J].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2008, 64(1): 95-114.
- [4] Sammons P, Toth K, Sylva K. The drivers of academic success for “bright” but disadvantaged students: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AS and A-level outcomes in England[J]. Studies in Educational Evaluation, 2018, 57: 31-41.
- [5] Siraj-Blatchford Iram, Taggart B, Sylva K, et al. Towards the transformation of practice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the effective provision of pre-school education (EPPE) project[J]. Cambridge Journal of Education, 2008, 38(1): 23-36.
- [6] Foster M A, Lambert R, Abbott-Shim M, et al. A model of home learning environment and social risk factors in relation to children’s emergent literacy and social outcomes[J]. Early Childhood Research Quarterly, 2005, 20(1): 1-36.
- [7] Rodriguez E T, Tamis-LeMonda C S, Spellmann M E, et al. The formative role of home literacy experiences across the first three years of life in children from low-income families[J]. Journal of Applied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009, 30: 677-694.
- [8] Klucznik K, Lehl S, Kuger S, et al. Quality of the home learning environment during preschool age-Domains and contextual conditions[J]. Europea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Research Journal, 2013, 21(3): 420-438.
- [9] Sénéchal M, LeFevre J A.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the home literacy environment as predictors of growth in vocabulary and reading[J]. Child Development, 2014, 85(4): 1552-1568.
- [10] Skwarchuk S L, Sowinski C, LeFevre J A. Formal and informal home learning activities in relation to children’s early numeracy and literacy skills: The development of a home numeracy model[J].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Child Psychology, 2014, 121: 63-84.
- [11] 李艳玮,李燕芳,刘丽莎,等.家庭学习环境对儿童早期学业和社会技能的作用[J].心理发展与教育,2013,29(3): 268-276.
- [12] 李艳玮,李燕芳,刘丽莎.家庭收入对儿童早期语言能

- 力的影响作用及机制: 家庭学习环境的中介作用[J]. 中国特殊教育, 2012(2): 63-68, 75.
- [13] Linver M R, Brooks-Gunn J, Cabrera N. The Home Observation for Measurement of the Environment (HOME) Inventory: The Derivation of Conceptually Designed Subscales[J]. Parenting, 2004, 4(2-3): 99-114.
- [14] Robert H Bradley, Bettye M Caldwell. Caregiving and the regulation of child growth and development: describing proximal aspects of caregiving systems[J]. Developmental Review, 1995, 15(1): 38-85.
- [15] Whiting B B. Culture and social behavior: a mode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behavior[J]. Ethos, 1980, 8(2): 95-116.
- [16] 周欣, 黄瑾, 郭力平, 等. 我国学前儿童数学监测指标体系的构建[J]. 学前教育研究, 2018(10): 12-21.
- [17] 姚旭. 市场调查与分析[M]. 北京: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16.
- [18] 吴扬. 融合幼儿班集体教学活动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基于德尔菲法的调查研究[J]. 中国特殊教育, 2018(10): 18-25.
- [19] 李晓巍, 刘倩倩, 王梦柯. 幼儿家庭教育的社区支持指标体系: 构建与应用[J]. 教育学报, 2019, 15(2): 66-76.
- [20] Snow C E, Barnes W S, Chandler J, et al. Unfulfilled Expectations: Home and School Influences on Literacy[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 [21] 杜屏, 张言平. 亲子关系和家庭学习环境对初中生复原力的影响研究[J]. 教育学报, 2020, 16(4): 82-94.
- [22] 杨晓利. 幼儿家庭学习环境研究[D]. 重庆: 西南大学, 2015.
- [23] Sylva K, Melhuish E, Siraj-Blatchford I, et al. Promoting equality in the early years[R]. Report to the Equalities Review, February 2007. London: Cabinet Office.
- [24] Molfese V, DiLalla L, Bunce D. Prediction of the intelligence test scores of 3 to 8-year-old children by home environment,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biomedical risks[J]. Merrill-Palmer Quarterly, 1997, 43: 219-234.
- [25] Frumkin L A. Young children's cognitive achievement: home learning environment, language and ethnic background[J]. Journal of Early Childhood Research, 2013, 11(3): 222-235.

[责任编辑 朱毅然]

(上接第 122 页)

- [41] 黄宗羲, 沈芝盈点校. 明儒学案[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8.
- [42]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以解决突出问题为突破口和主抓手推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落到实处[J]. 中国纪检监察, 2017(4): 6-7.
- [43] 刘少奇. 刘少奇选集[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1.
- [44] 习近平. 努力成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J]. 内蒙古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2022(2): 4-12.
- [45] 阮元校刻. 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 [46] 楼宇烈. 荀子新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8.
- [47] 杜尚泽, 陈效卫. 习近平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N]. 人民日报, 2014-02-09.
- [48] 刘宝楠, 高流水点校. 论语正义[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0.
- [49] 仲长统撰, 孙启治校注, 昌言校注·阙题[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2.
- [50] 习近平. 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12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3-12-27.
- [51] 康有为注, 楼宇烈注. 论语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 [52] 王守仁著, 王晓昕, 赵平略点校. 王文成公全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5.
- [53] 陈来. 宋明理学[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 [54] 马克思. 1844 年经济哲学手稿[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0.
- [55] 阮元校刻. 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 [56] 阮元校刻. 十三经注疏·孟子注疏[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 [57] 王夫之著, 王孝鱼点校. 尚书引义[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 [58] 习近平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强调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 确保主题教育取得扎扎实实的成效[J]. 党建, 2019(6): 4-6.
- [59] 张岱年. 张岱年全集[M].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7.

[责任编辑 李兆平]